

真
情
速
递

★ 获奖作品 ★
台湾言情小说

○ 黄莺 著

情郎抢亲

情郎抢亲

黄莺著



敦煌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郎抢亲、台湾黄莺著·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013-232-

I. 黄… II. 情…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62245

情 郎 抢 亲

黄 莺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128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013-232-1·248

定价:9.80 元

情郎抢亲

这漂亮的泼悍妇？

先是为了一只狗的贞操给了他一个——

落在重要部位的难忘脚印，误将他当色狼，

尽大大出手。他真是小心，小肝，小眼的小人耶！

自己都已经低声下气开口说 Sorry 了，

他竟还得寸进尺要求补偿，

哼！大不了请他吃一顿大餐，

有人告诫她这家伙是有仇报仇的人，

现在脑子里浮现『慎防小人』四个字，

她才不甩那个大色狼。

不过，宴无好宴，大家走着瞧……

黃
莺
著

第一章

“舅舅，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一个急切的声音伴随着那身段已趋成熟的影子突地就这么窜到楚雄桌前，彭品淑这个来势汹汹且突然的举动，差点没将他手中的话筒给吓抖掉。

“……#……&……彭——品——淑！”恶狠狠的发出一大串诅咒，然后重新将话筒紧握在手上，楚雄瞪了她这个外甥女一眼。

“舅舅。”彭品淑的嘴嘟了起来。

“安静一点。”待情绪稍定，楚雄给了外甥女一个警告的眼色，然后就不怎么理会她，将椅子一旋，半转个身背对着她继续着刚刚讲到一半的话。

“S—O—S、S—O—S、SOS、SOS、SOS……”对着舅舅冷然的侧脸迭声地就嚷了起来，彭品淑的身体几乎就要整个趴在桌面上了。

楚雄压根就摆出一副不打算理会她的无理取闹的模样。

“舅舅，舅舅，我需要你，舅舅，舅舅，我需要你。”好像魔音穿脑，彭品淑的哀嚎声由浅至深地袭入她舅舅的脑

情 郎 抢 亲

黄 莺

门里。

“小淑！”警告性地喝了她一声，楚雄还是没有打算轻易地就举旗投降。

“舅舅……”彭品淑的哀嚎没有引起她舅舅的同情，但是却引来另一道好奇的眼光。

一双利眼瞄到门边晃动的身影，只见那似乎原本欲探头望进来的脑袋，快速的闪了一下又消失在门际，楚雄只来得及看到一小撮的头发，及被灯光投影在地上那副威武又雄壮的影子，但是看得最清楚的是那双穿着休闲鞋的大脚丫子。

“阿皓，进来。”他突然低喝着门外的人。

长相斯文的铁柏皓一脸认命的又走了回来，但是在楚雄的嘴才刚启开了一下，只提到小淑这两个字而已，他却倏地变了脸色，一副惊恐万分的神情将看向楚雄的眼光带到彭品淑身上，然后一脸饶了我吧的哀求神色，在楚雄阴沉的注视下毫不畏死的冲了出去，临跨出门际，还调皮似的对楚雄做了个鬼脸。

“铁柏皓！”楚雄大怒。

“舅舅……”根本不理会两个大男人的眼光交战，更将她舅舅的怒吼给抛向脑后，彭品淑的脸已经可以说是整个塌下来了，她焦急地看看腕上的表，然后又开始发出

震人耳膜的高亢魔音，“舅舅，救命哪！”

捂住话筒，楚雄紧皱着眉头，“小淑，拜托你好不好？我眼看已经弃之不理，他只好半哀求半命令地对她说。“不行，不行，再拖个一分钟我就完蛋了，舅舅……”彭品淑的脸上浮满了救命的凄苦相。

楚雄无奈地瞪了她一眼，“对不起，张董，我现在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暂时就这么说定了，我会请助理再跟你约个时间见面签合约……”语气充满歉意的向对方招呼一声，楚雄挂断电话后，不甚赞同地将眼光死命地盯着外甥女身上穿着的性感服装，及卧在她怀中的阿沙力。

那个不识相的小畜牲还兴高采烈的卧在彭品淑怀里，径自在那儿朝他高兴地猛哈着舌头呢！

“唉，小淑，到底我还需要提醒你几次？不要每次都像个火车头似地冲进我的办公室来好不好？万一我正在招呼客人呢？”再瞪了阿沙力一眼，楚雄数落外甥女的口气却是几近宠爱的责备，“而且，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你是没钱再多买几尺布是不是？上次你不是跟你妈说好了，以后露肚脐的衣服你都不穿吗？”

楚雄实在是很讨厌外甥女这种鲁莽又率性的举动，但是威胁加利诱的招术全都用遍了，不管用还是不管用，而他又狠不下心来真的臭骂她一顿。

黄 莺

“妈咪人又不在。”彭品淑的态度是百分之百的毫无愧疚的理直气壮。

“可是约定就是约定，如果被她发现你又违约的话，你准又会被她臭骂一顿。”楚雄的动作是说一句摇一次头。

“好嘛，好嘛，我下次一定改过。”敷衍地随便应了句，彭品淑的脸上可没有半丝愧意，而且，这个时候的她可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反正一看到舅舅的注意力全都在自己身上后，给了他一个撒娇又哀求的笑容后，彭品淑便飞快地将怀中的阿沙力丢给他。

速度快得连楚雄都来不及拒绝及反应，而且他的直觉动作就是伸出手来将它接个正着，还与阿沙力的那双狗眼面面相觑，一双是热情有劲外加活泼动人的狗眼，另一双则是写满了不敢置信的狂暴与吃惊。

“舅舅，既然妈咪不在，那照顾阿沙力的责任就落在你身上了，帮我喂它吃晚餐，食物就搁在厨房的柜子里，哦，还有它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去公园散步、跑一跑，你千万别忘记噢，否则它一整个晚上就会闹个不停的。”说完，彭品淑一转身就待往门口冲去了。

楚雄可是着实地傻住眼了，“小淑，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的话止住了她风速般的脚步。

舅舅，人家都已经跟同学约好了，再不出发的话，电影就要开演了，我快迟到了，你就帮帮我这个小忙吧。”

像一阵风似的，彭品淑心急地给了楚雄一个随便的飞吻，在“谢谢”这两个字的尾音都还在室内蒙绕着时，她的人就已经完全消失在楚雄的视线外了，将一脸喜悦地正用着恶心的粉红色小舌头，不住地帮舅舅洗脸的阿沙力留了下来，而且是没有一丝抱歉的让它卧在满脸怒意无处发的舅舅怀里。

“这小妮子还真当我这儿是动物托儿所？”楚雄喃喃自语地望着怀中的阿沙力那对狗眼。

它很快乐地对他“汪！汪！”了好几声，半晌之后……“该死！”一声暴怒声自楚雄口中扬了出来，阿沙力很没有公德心地将自己的液状排泄物一股脑儿地全都留在他身上了。

修长而苗条的身影已经绕走过这一小块绿油油的韩国草皮二回了，但是陶公琪压根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行进方向。

她那一向聪慧有神的灵活大眼眸，这会儿已经略微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轻愁，而典雅又漂亮的红唇也一反往常地往下撇着，随着脑中的构思，她不时还会下意识地将唇抿紧了些。

黄 莺

令人烦恼的事情今天是一整天一个接一个地盘踞在陶公琪的脑子里，在这个社区型的小公园较偏僻的一侧，她已经边走边想地思索对策老半天了，偏偏就是没能想出较新鲜的宣传点子。

“唉！真是讨厌，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提高店里的生意呢？再继续这么收支勉强平衡的拗下去，店没倒，我人就已先倒了。”嘟哝着烦人的问题，陶公琪实在是快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半个好主意来。

到了小径的分岔路上，随便看了看周遭的景物，陶公琪便习惯性地往公园侧门的方向走去，而且口里还喃喃自语地轻声问着自己。

低喃了半天，也等了半天，却丝毫没有半点启示来敲击她的大脑，只好认命地垂下肩头叹了口气，然后又再抬眼看了看天色及公园的方向，她通常都是在夕阳的一半身子隐在那幢房子后就会打道回府。

今天傍晚的夕阳娇躯已经躲藏得比以往还要多，这代表她今天又多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这个公园里，她早就该回家了。

“KiKi？”陶公班终于留意到好一会儿没有见到自己的“另一半”了。

在自己略带焦急的召唤几声后，仍然没有看到宝贝

黄 莺

狗儿摇头晃脑地冲回自己的脚旁吠叫回应，陶公琪不免有些担心起来了。

“KiKi？”陶公琪的声音扬得高亢起来。

半天，她还是没有 KiKi 那飞奔而来的小身影，会不会是被人给抱走了？

想到偶尔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寻狗启事，先前盘旋在陶公琪脑子里的问题霎时全都不见了，她开始在找寻着自己养的狗——KiKi。

边唤着它的名字，陶公琪边移动脚步及眼光到处游移地寻找着 KiKi 的足迹，天哪！求求你，千万不要真的让那种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求求你，KiKi 充其量也只有一盘……肉而已，没有人会那么残忍吧！

就在这个时候，陶公琪看到了令她脑充血的一幕，有只不要脸的狗正欲趴叠在自己那尚不懂事的 KiKi 身上，看情形，似乎是打算要……欺负它！

连尖叫声都来不及发，陶公琪以跑百米的速度，一双神似飞毛腿的脚往那方向冲了过去，一个俯身将差一点点就被那只坏狗给“强暴”了的 KiKi 给抱了起来。

已经酝酿了满肚子的沸腾怒气都还找不到狗主人发，那只犯了“强暴未遂罪”，极度不要脸的坏狗，竟然还不知道要快点闪避，反而是意志坚定地卧在她的脚边，猛

黄 莺

往陶公琪身上跃了起来，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甘休的气势与决心。

实在是被它的霸气给气得一口气快接不上来了，陶公琪火大到已经完全忘记了以前老师所教的要爱护小动物的教诲，她威胁地看着脚边还不怕死地仍在跳跃着的博美狗。

“你再给我跳一次试试看。”她喃喃的口气，眼神却凶狠地瞪着那对丝毫没有放弃念头的狗眼，“我一定要把你抢给阉了。”人话它听不懂，但她凶恶的身体语言这只色狗总可以意会吧！

遗憾的是，它没有听进去，也没有理会。

正当陶公琪决定高抬自己的贵脚一劳永逸的将它给解决掉时，它那个没有负好管教责任的主人终于出现了。

“阿沙力！”

阿沙力？陶公琪轻蔑地瞟了脚下那只狗一眼，眼前这只博美狗的体型那么小，竟然叫作阿沙力？但它主人的声音虽是冷淡又具威胁，却是低沉又略带沙哑的很蛊惑人的耳朵。

心里头发着火，虽然这只色狗的名字很逗人，但是她可还没忘记它的恶行，瞪大了眼，陶公琪忿忿地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

可是暗藏着些许笑意的眼睛，在看到它捕向出现的主人后，陶公琪眼底的笑意已不复见，反而是胸口的怒气开始重新燃起，然后直线往上攀升了。

在这一瞬间，陶公琪所有想宽恕他或者是那只狗的打算，都在看到那个男人脸上的表情后消失了，就算这个男人身材魁梧得可以去打篮球了，就算他有张不是太帅，却无法让人忽视的“狰狞”脸孔……说实话，他长得……并不……好吧！她可以诚实且大方的承认，这个男人长得其实还挺顺眼的，那张俊脸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冷酷，但却又夹杂着些许迷人的绅士风范，但陶公琪可不会先灭自己威风地承认，对手在外貌上还真是挑不到半点缺陷呢！

而且这家伙的衣着是笔挺的灰色西装，合身又正式的穿着展现出一种潇洒自在的迷人风采，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陶公琪像雷达般的审视眼光，在接触到他那双犀利如鹰般的眼神，然后看到了……她的怒气不灭反涨，而且真的是攀涨到最高点了。

在自己戴了隐形眼镜后，视力清晰地不得了的情况下，陶公琪千真万确地看到了他嘴角的那一抹笑，虽然轻浅得几乎不算是笑容，但是她很快速的将它归之为笑，而且它还很迅速地蔓延到脸部的各条神经，然后聚集在他

黄 莺

那双锐利且愈看愈觉得刺眼的黑眼眸里。

该死的家伙，他的狗刚刚差一点冒犯了别人，呃……

另一只狗，他竟然还胆敢觉得好笑？！

“这是你的狗？”实在是不想对他太有礼貌，陶公琪的声音冷然得令人想打颤。

那个仿佛一向是自调为男人中的男人，总算是有感情受到一些的威胁之意了，笑颜在他的眼里褪色了些，大概是没料到对方冲口就是这么一句不友善的话，楚雄还真地当场惕了一下，这个小姐是怎么啦？为什么口气那么不客气？

他纳闷地在心里想着，但是脸上还是保持着文风不动的木然。

“对啊。”说完，悄悄的望了眼就在附近闲逛，但是看来绝对没有意思要帮他一把，反而是一脸兴味的瞪大了眼看着他的铁家兄弟跟沈硕亨，楚雄重新将眼光调回眼前这个很明显的在发着火的女人脸上。

“你知道你的狗刚刚做了什么好事吗？”

“好事？”

被她的指控说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楚雄，不觉地低头俯视着阿沙力，刚才发现阿沙力不但还缠在人家小姐的脚边，而且三不五时地还试图跃上一下，好让自己

跟心目中的对象更加接近似的。

楚雄心中大概有个底了，敢情是阿沙力春心荡漾，而且还有眼不识泰山地选上了个麻烦的追求对象！

“对不起，我……”但是话只讲了这几个字，楚雄的口气就已经泄漏出心个的笑意，而且还很不聪明地让唇角微往上扬了微不足道的几公厘。他这副表情看在陶公琪眼中真是快气炸了她的心、她的肺，尤其是那死个要脸的阿沙力，还在脚边挑逗着她的忍耐力。

忿忿地打断他未尽，甚至于可以说是才刚开始的话，陶公琪气极地微扯动丁下自己的左脚，摆脱开阿沙力的趴跃，啪中嘲讽地说：“看来还真是应了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狗这句话，单凭这几个简单的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阁下的狗……”她故意顿了顿，好让自己的语气充满了十足的鄙视，“真是没有教养得可以。”陶公琪很成功地让口气中的不屑充分地展现在自己的脸上。

听了她的讽刺，楚雄的心头也有些不快了，这个女人未免太无理取闹吧！阿沙力只不过是刚好碰到发情的重要时刻，然后很没有眼光地找上她家的狗，就被她批评得一文不值；而且她要发怒就发怒嘛，要骂阿沙力就骂嘛，他在一开始就已经向她说对不起了，她还那么得寸进尺的藐视阿沙力，甚至连嘲带讽地将他这个无书受托人的

名誉也牵连进去！

要搞清楚耶，他楚雄也是受害人哪！尤其是接触到在附近休闲散步的人好奇、看热闹的眼光，而最过分的是那个人脸上还有掩饰的讥笑，楚雄更是觉得在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阿沙力只不过是刚好碰上发情……”很奇怪的，炎雄一反平素的冷漠性子，试图向她解释着阿沙力今天之所以会举止反常的原因。但是，陶公琪再一次生气地打断他的话，故意装出温柔的吓人噪音。“刚好碰上？”从鼻孔里咄了声气，她冷笑了下，“那这么说来，还真是我们 KiKi 幸运得很哪，刚好碰上您家这只没有被管教好的狗的发情时刻！”话锋一转，她的声音倏地转为冷硬，“你知不知道它刚刚想要霸王硬上弓，想强占我们 KiKi 的便宜？”

说到最后，陶公琪也没什么心情跟这个男人斗嘴，自己在干什么？她腾出一只手拍了拍额头，跟这只色狗的主人讲那么多干什么？横竖人家看起来就是很不当一回事，没看到他那微往上扬的嘴角？再这样跟对方争辩下去，真像是自己家的女儿被别人家的儿子给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

“算啦、算啦，这次就算了，下次你少再让那只色狗出来溜达。”思绪一转，陶公琪脸上故意摆出一副懒得再跟

你多说的模样，紧皱着眉尖又跺了跺脚，看了一眼那讨人厌还死缠着自己的脚不放的阿沙力后，抱着开始在怀里挣扎的KiKi就待走开。

她决定这个事件就到此为止，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反正她一向就心胸宽大不爱与人计较。

但是楚雄的脑子被她的话点燃了一颗炸弹，这个女人那是什么态度！他楚雄曾几何时遭受过别人的白眼对待及鄙视！

“充其量也不过是只上不了台面的野狗，争什么争？我们阿沙力起码还是名种博美狗耶，能让它欺负还是那只狗的福气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是又大又响，只要有听到他这番话的人都会吓了一大跳，更遑论是那停驻在不远处看热闹的三个没义气的汉子，不过他们是哈、哈、哈的笑了开来，直接将惊吓付诸于行动。

而楚雄是被自己的反应给吓到的，因为话竟自口中说出，他真的是整个人给楞住了，他真的没有一丁点的存心要这么说的，真的！楚雄敢摸着自己私有的一丝良心对天发毒誓。

如果不是因为言行举止那么泼辣的话，这个以不屑的态度蔑视自己的漂亮婆娘，给人的感觉还挺高贵的。